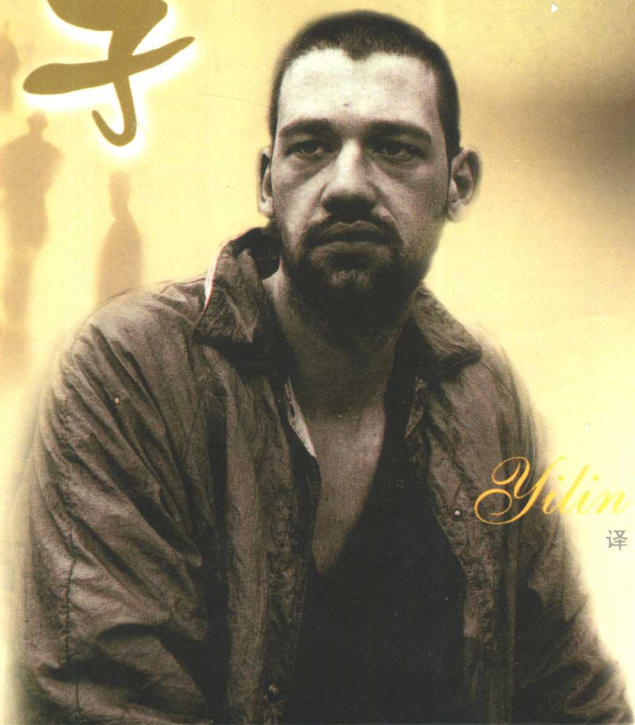


[德国] 埃里希·玛丽亚·雷马克 著 李清华 译

# 天堂里的 影子



*Yilin Press*

译林出版社



# 天堂里的影子

[德国] 埃里希·玛丽亚·雷马克 著 李清华 译

SCHATTEN IM PARADIES

译林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堂里的影子／(德)雷马克(Remarque, E. M.)著;李清华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9

(译林世界文学名著·现当代系列)

书名原文: Schatten im Paradies

ISBN 7-80657-214-7

I. 天… II. ①雷… ②李… III. 长篇小说-德国-现代  
IV. I51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39923 号

Copyright © 1971 by the Estate of the Late Mrs. Paulette Remarque.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with Mohrbooks AG Literary Agency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Inc.  
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 2001 by Yilin Press.  
登记号 图字:10-1998-132号

书 名 天堂里的影子  
作 者 [德国]埃里希·玛丽亚·雷马克  
译 者 李清华  
责任编辑 赵燮生  
原文出版 Verlag Kiepenheuer & Witsch, Köln, 1995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E-mail yilin@public1.ppt.js.cn  
U R L http://www.yilin.com  
地 址 南京湖南路 47 号(邮编 210009)  
照 排 译林出版社照排中心  
印 刷 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3.375  
插 页 4  
字 数 328 千  
版 次 2001 年 9 月第 1 版 200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6000 册  
书 号 ISBN 7-80657-214-7/I·190  
定 价 (精装本)19.5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 前 言

埃里希·玛丽亚·雷马克于一八九八年六月二十二日生在德国的奥斯纳布吕克市。一九〇四年至一九一二年,他在该市上小学,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一五年,在奥斯纳布吕克市天主教师范学校三年制初级班学习,一九一六年成了奥斯纳布吕克师范学校学生。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他应征入伍,翌年六月开赴西线战场参战,不久即在战斗中受伤住进医院。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他从野战医院回到奥斯纳布吕克,仅数日即被授予一级铁十字勋章。一九一九年,雷马克又回到天主教师范学校继续学习,九月通过小学教师任职资格考试,接着在奥斯纳布吕克郊区几所小学当过教师。一九二〇年十一月,雷马克弃教并在市里先后当过商店职员、会计、墓碑经销商、钢琴教师、风琴师。一九二二年十月,他到汉诺威大陆橡胶厂任广告撰稿人和编辑。一九二四年十二月,雷马克到柏林并在《体育画报》任编辑。一九二五年,雷马克与伊尔莎·尤塔·察姆博纳结婚(一九三〇年离婚,一九三八年复婚,一九五七年再离婚)。一九二六年,雷马克通过贵族胡戈·冯·布赫瓦尔德的收养手续而获得“冯·布赫瓦尔德男爵”的称号。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〇年,雷马克回乡创作长篇小说《归来》。一九三一年,由于面临纳粹迫害的危险,雷马克前往法国并转到瑞士定居。一九三三年五月十一日,雷马克的作品与德国进步作家的作品被焚烧。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八年,雷马克漫游了巴黎、萨尔茨堡、圣莫里茨和威尼斯,其间曾在比利时居留。一九三九年三月,他与夫人到达美

国,直至一九四三年九月,除中间短暂去过巴黎和墨西哥城外,他们都住在洛杉矶,大部分时间在好莱坞,忙于把自己的作品改编成电影。一九四三年十月至一九五一年,雷马克夫妇住在纽约。一九四七年八月,雷马克加入美国籍。翌年雷马克返回欧洲,从此时起至一九六六年,雷马克轮流在瑞士的龙科港和纽约居住。一九五八年,他与好莱坞三四十年代红星波利特·戈达德结婚。晚年他住在瑞士洛迦诺。一九七〇年九月二十五日,雷马克在洛迦诺医院病逝。

早在一九一六年六月,雷马克就在奥斯纳布吕克的《故乡之友》发表了他的第一篇作品《青年军人的欢乐和辛苦》。此后几年间,雷马克在家乡报刊上发表了诗歌、短篇小说和旅行速写。一九二〇年,他的长篇小说《梦幻小屋》出版。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二八年,他发表了短篇小说、评论、随笔、新闻报道,其中有以中国为题材的短篇小说《扬子江剪影》和《试问孔子》,有连载长篇小说《地平线上的车站》。

雷马克的成名作是长篇小说《西线无战事》(一九一八年先在《福斯报》上发表,一九二九年出书)。与所有歌颂战争的小说相反,这部小说写了战争的残酷和恐怖,写了尽管躲过了炮弹但还是被战争毁掉的那一代人,控诉了帝国主义战争的罪恶。《西线无战事》一发表,立即震动了世界文坛,成了当时的畅销书。该书已被译成四五十种文字,并成为世界文学中最重要的反战小说之一。

《归来》(1931)是《西线无战事》的续篇。这部长篇小说与《西线无战事》的主题相似,控诉了战争的罪恶,同时向读者宣示:被战争毁掉的这代人回归正常生活无路。这部小说反映了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最初几年的社会状况。

《黑色方尖碑》(1956)是《西线无战事》和《归来》的续篇。这部长篇小说的副标题是《被耽搁的青年时代的故事》。这个“青年时代”,就是被毁掉的一代人的青年时代。这一代人由于参加战争和

战后过着迷惘生活而耽误了青春。小说通过在海因里希·克罗尔父子墓碑公司工作的博德默尔的叙述,生动地再现了一九二三年四月至年底这一时期的德国历史,描绘了小城市韦尔登布吕克(实际上是雷马克的故乡奥斯纳布吕克)在通货膨胀时期的一幅风情画。小说最后一章对书中主要人物后来的命运作了交代。退役少校沃尔肯施泰因进入西德波恩政府外交部供职,这一事实揭示了五十年代初军国主义在西德复活的危险迹象。

《三伙伴》(1936)是雷马克的一部过渡性作品,他从描写被战争毁掉的一代人的经历转到后来描写流亡者的生活。这部长篇小说歌颂了三个伙伴的友谊,他们一道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后在苦难生活中挣扎,小说描写二十世纪初德国的一些历史事件,以及纳粹从上升到上台的过程。

长篇小说《爱你的邻人》(即《流亡曲》,1943)、《凯旋门》(1945)、《里斯本之夜》(1962)和《天堂里的影子》(1971)描写三十五至四十年代德国流亡者流亡国外的生活。

《爱你的邻人》描写一批流亡者苦难的经历。一九三三年希特勒上台后,他们不得不离开德国,他们没有合法的证件和居留证,被警察从这个国家赶到另一个国家,他们不得不东躲西藏,试图寻找新的落脚点。维也纳、布拉格、苏黎世和巴黎成了他们生存的驿站,监狱、医院、阁楼和公园长凳成了他们的栖身之所。一个人的死亡给另一个人的生存提供了机会。

《凯旋门》是雷马克第二部重要作品,在世界文坛上产生巨大影响。小说描写主人公雷维克(真名路德维希·弗雷森布格)和巴黎女友缠绵排恻的爱情,以及他为被害的妻子复仇的计划和行动,反映了德国流亡者在法国的悲惨遭遇,控诉了德国法西斯犯下的累累罪行。

上述两部长篇小说完成后,雷马克的创作精力更加旺盛,他相继推出了几部长篇小说及剧作。长篇小说《生命的火星》(1952)揭

露了德国法西斯在集中营里所犯下的滔天罪行,讴歌了囚犯们对纳粹进行机智而顽强的斗争;长篇小说《生死存亡的年代》(1954)描写德军节节败退、德国本土遇到空袭的情景,表现德国年青一代反法西斯意识的觉醒;长篇小说《上帝不识宠儿》(《借来的生命》,1961)描写被战争毁掉的一代人的爱情。其他作品有剧作《最后一站》(1956)和《埃诺赫·吉·琼斯还乡记》(1956)。

描写流亡者生活的《里斯本之夜》(1963)是雷马克生前发表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小说融入雷马克流亡中的部分经历。同《凯旋门》中的雷维克相比,小说主人公反法西斯的斗争更进了一步。他的小舅子是纳粹冲锋队队长,他因小舅子的告发而被送进集中营。后来,他不仅杀死了小舅子,而且在患癌症的妻子自杀后放弃去美国的计划,参加了外籍志愿兵团,与法西斯继续进行斗争。

《天堂里的影子》是雷马克生前未能出版的一部长篇小说。雷马克在去世前不久,仍然呕心沥血地对这部小说进行润色。雷马克去世半年后,即一九七一年四月,他的夫人波利特·戈达德将这部小说的遗稿(据说是第六次修改稿)交给慕尼黑的克瑙尔出版社。同年该出版社出了袖珍本,第一版即发行了十二万册。

小说的主要情节如下:主人公是个进步的新闻记者,他在法兰克福得到即将死去的罗伯特·罗斯赠送给他的护照,从此冒名顶替,持这本护照逃出纳粹魔爪,浪迹荷兰、比利时和法国,越过比利牛斯山经西班牙到达葡萄牙的里斯本。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不久,他乘货轮到了美国,美国移民当局起初对他的身份产生怀疑,把他关在艾利斯岛六个星期,尔后才准许他居留三个月,于是他从那里到达纽约。当时的纽约居住着来自许多国家的流亡者。罗斯依靠其他流亡者的帮助,找到了律师,并通过他办妥了延长居留期限的手续。他因在逃亡过程中曾在布鲁塞尔博物馆躲藏了两年,掌握了识别古玩和古画真伪的本领,所以很快就在一家古玩商店当上了助手,接着又受雇于一家古画店。他精通法语,英语也讲得很

好,对古画有很高的鉴赏能力,因此颇受古画店老板的青睐,他所得的报酬除供自己花销外尚有余。在下榻的旅馆里,他偶然遇上持法国护照的俄罗斯时装模特儿娜塔莎·佩特罗芙娜,两人一见钟情,从此形影不离,住在一起。后来古画店老板到好莱坞推销古画,老板要罗斯以罗浮宫前助理的身份陪同前往。罗斯在那里大显身手,为老板售出多幅古画,从中分到可观的红利,他还当上了一部反法西斯电影的服装顾问,审查并修改反法西斯的电影剧本,收入颇丰。他付清律师办理延长居留证的报酬后还有积余。罗斯从好莱坞回到纽约,仍然在古画店工作,与娜塔莎恢复来往。不久,战争结束。两个月后,罗斯与娜塔莎分手。罗斯只身返回欧洲。他在布鲁塞尔寻找自己的救命恩人,但无人知道他在何处。罗斯在德国寻找父亲,寻找迫害自己的凶手,但一无所获。罗斯回到祖国,实际上是回到了陌生和冷漠的世界。

小说带有自传色彩。书中主人公罗斯的经历与雷马克本人的经历相似。在雷马克笔下,罗斯是个有才智的知识分子,受到纳粹的迫害,对纳粹怀有刻骨仇恨,一心想着战后回国复仇。罗斯的女友娜塔莎·佩特罗芙娜天真烂漫,单纯直率,无拘无束,是个自由自在的女性。古画店老板西尔弗斯狡猾奸刁,诡计多端,是商海中一条吃人的鲨鱼。他为了赚钱,不择手段,使用了各种伎俩,从那些也是鲨鱼的古画购买者手里诈骗更多的钱。他的行动准则是,既要剥下顾客的皮,又要使顾客感恩戴德。书中对他售画所使用的绝招的描写绘声绘色,淋漓尽致。其他人物,如流亡者之母贝蒂、传奇式的英雄卡恩、古玩店老板大洛维和小洛维、同性恋者劳乌尔、对畸形女人怀有癖好的拉赫曼、喜欢青年男子的富婆怀姆珀女士、犹太富商弗里斯伦德尔、李生姐妹科勒尔、漂亮而智力不高的卡门、骗取珍贵邮票的犹太人希尔施、喜爱李生姐妹的演员坦南鲍姆等等,在雷马克的笔下,一个个都栩栩如生,有鲜明个性。小说没有花费太多的笔墨描写故事发生的地点纽约,纽约的街道、街道

旁的建筑、交通、中央公园、哈德孙河等却清晰地展现在读者眼前，令人感到身临其境。

美国是个移民国家，罗斯称它“是世界上对待外国人最友好的国家”。它对流亡者十分宽容，因而被流亡者视为天堂。可流亡者都有痛苦的经历，甚至有受迫害的经历，这些经历仿佛是影子缠附在他们身上。美国当时正与德国处在战争状态中，对受希特勒政权迫害而到达美国的德国流亡者，虽然准许他们居留，但对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没能给予足够的信任，视他们为“敌对国的人”，把他们置于反法西斯的斗争之外，因而他们也觉得自己像个影子。小说以大量篇幅描写这些影子——这些无根的流亡者，在天堂美国的心态。大多数人在孤寂中活了下去，少数人因悲观绝望而自杀。如作家莫勒先是写了作品无处发表，后来因脱离德国而写不出好作品，最后自缢而死；格雷芬海姆因在柏林的妻子死于美国空军大轰炸而服安眠药自尽；在欧洲曾冒充西班牙领事出生入死地援救过许多流亡者的传奇式英雄犹太人卡恩，在美国熬到大战即将结束，因感到前途无望而用手枪自杀。当然，也有的流亡者加入美国国籍，例如小说中的犹太商人弗里斯伦德尔一家人，但这是极少数。

在《天堂里的影子》中，雷马克从人道主义出发，怀着愤怒的心情控诉了纳粹灭绝人性的罪行。作家通过罗斯之口揭露说：“在德国，人更不值钱。”雷马克在小说中还揭示了这样的现实：“积极屠杀犹太人的是完全正常的人”，他认为杀人有罪，杀人应受惩处，批驳了那种“服从命令杀人无罪”的说法。

《天堂里的影子》这部小说通俗易懂，风趣幽默，语言洗炼、辛辣，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总而言之，《天堂里的影子》是一部描写流亡者遭遇的感人肺腑的力作。

李清华

二〇〇〇年四月于南京

## 序 言

最近一次战争末期,我是在纽约度过的。我仅会一点英语,是个没有祖国的人,五十七街的四周成了我的新故乡。我走过了漫长而又艰险的道路,那是所有想避开希特勒政权的人不得不走的苦难之路。这条苦难之路穿过荷兰、比利时和法国北部通往巴黎。它在那里分成两条。一条经里昂到地中海沿岸,另一条经波尔多越过比利牛斯山,进入西班牙和葡萄牙,到达里斯本港口。

如同许许多多逃离秘密警察的人一样,我也沿着这条路走了过来。然而在我们逃亡所经过的那些国家里,我们的安全仍无保障,因为我们中持有有效证件和签证者寥若晨星。我们要是被宪兵逮住,就会被关起来,判处徒刑或被驱逐。有几个国家未把我们赶到德国边境那边,这无论如何可以说是够人道的。要是我们被逐回德国,我们必定会被投入集中营并且早已一命呜呼了。

能够携带有效护照的流亡者仅是少数,因此我们几乎是马不停蹄地在逃亡。我们没有证件,在任何地方都不能合法地工作。我们中绝大多数人忍饥挨饿,孤独寂寞,苦不堪言,因此我们就把我们流亡的道路称为苦难之路。

城镇的邮局和道路两侧的白色围墙旁就是我们逗留的一个个站点。在邮局里,我们试图获得亲属和朋友留在那里的信件。马路旁的围墙和房屋成了我们的报纸。墙上涂着白色、黑色符号或文字,我们从中找到了相互间一直在寻觅的、浪迹天涯者的留言、住址、警告、暗示,仿佛听到他们在一个普遍冷漠无情的时代对着

天空呼喊。随后而来的是一个非人道的时期——战争时期。在战争中,秘密警察、民兵以及宪兵一道干着卑鄙的勾当,追捕我们这些最不幸的人。

## 第 一 章

几个月前,我搭乘一艘货轮从里斯本来到美国。当时我只会一点点英语,我就像一个半聋半哑的人从别的星球上被流放到这儿。那当然是别的星球了,因为欧洲在打仗。

此外,我的证件也有问题。虽然我奇迹般地搞到了有效的美国签证,持这签证我入了境,但是护照上写的不是我的姓名,而是别人的姓名。移民当局对此产生了怀疑,把我关押在艾利斯岛。六个星期后,他们才准许我居留三个月。在这期间我必须设法搞到去别的国家的入境许可证。我在欧洲时已经有过此类经历。几年来,我呆在欧洲一个地方从未超过一个月,我是呆一天换一个地方。作为德国的流亡者,我从一九三三年起已被正式宣告死亡。如今有三个月时间我无须再逃亡,这简直是个令人难以理解的梦。

很久以来,用别人的名字,持死人的护照生存,我已经觉得这不值得大惊小怪了;相反,我觉得这很合适。我在法兰克福继承了这本护照。那位在死的那天把它送给我的人姓罗斯,于是我同样也叫罗伯特·罗斯。我几乎把我的真姓忘了。如果能保住生命,那么许多事情都可以忘记。

我在艾利斯岛遇到一个土耳其人,他在十年前曾到过美国。我不知道,如今人们为何不让他入境,我也不去问他是什么原因。我曾多次看到过一些人被驱逐,其原因是表格中所提出的问题他们都回答不出来。这个土耳其人把一个俄国人的地址给了我,那俄国人住在纽约。土耳其人是早几年认识他的,当然不知道他是

否还在世。尽管如此，我一被释放，就立即前去找他。我这么做，是理所当然的，多年来我就这样生活。逃亡中的人必须依靠偶然事件活下去，偶然事件越是不可信，就越是使人觉得正常。这就是今日的童话；它们虽然不能令人振奋，但其结局却往往令人惊喜地比先前预料的要好。

那个俄国人在百老汇附近一家低级的小旅馆里干活。他叫梅利科夫，说德语，并且立即接待了我。作为一个老流亡者，他一眼看出我缺少的是住处和工作。住处还容易解决，可以在他房间里再放一张床。可我持旅游签证是不许工作的，我必须搞到另一种签证：一个有限额号码的入境签证。我只好打黑工。我在欧洲时曾干过，而我觉得打不打黑工并不碍事。我身边还有些钱。

“您想过您可以靠什么生活吗？”梅利科夫问我。

“我在法国最后是靠给商人推销假画和假古玩生活的。”

“您懂得鉴别画的真伪吗？”

“懂得不多，但有一些实际经验。”

“您在哪里学到的？”

“我在布鲁塞尔博物馆里呆了两年。”

“被雇用吗？”梅利科夫惊异地问。

“躲藏。”我回答。

“躲避德国人吗？”

“躲避占领了比利时的德国人。”

“您躲了两年？”梅利科夫说，“而他们没有发现您？”

“没有发现我，但发现了藏我的人。”

梅利科夫凝视着我。“您逃脱了？”

“是的。”

“关于那个人您还听到过什么吗？”

“通常发生的事，他们把他投入集中营。”

“他是德国人吗？”

“他是比利时人，博物馆馆长。”

梅利科夫点点头。“这么长时间怎么会没有人发现您？”他随即问道，“难道没有人参观博物馆吗？”

“有人来。白天我关在地下室的一个储藏室里。晚上馆长来，带给我食物，给我开门，让我过夜。我呆在博物馆里，可我不能走出地下室。当然我不能开灯。”

“其他职员知道吗？”

“不知道。储藏室没有窗。有人来储藏室，我就得屏住呼吸。最让我担惊受怕的是在不该打喷嚏的时候打喷嚏。”

“有人因此而发现您吗？”

“没有。有人注意到馆长晚上不是呆在博物馆里，就是再回博物馆一次。”

“明白了，”梅利科夫说道，“那时您能读书看报吗？”

“只有在夏天和有月光的夜里。”

“您在夜里可以在博物馆里到处走来走去，观看画儿吗？”

“只要可以看的都看了。”

梅利科夫微微一笑。“我从俄国逃出来时，在芬兰边境上有一次就在木屋的木材堆下躺了六天。当我出来时，我觉得躺的时间要长得多，好像至少有十四天。但是当时我年轻，年轻人总觉得时间过得慢。您肚子饿吗？”他突然补问一句。

“是的，”我说，“而且非常饿。”

“这一点我也想到了。一个人被释放时总是觉得饿。我们到药店里去吃饭。”

“到药店里去？”

“确切地说，到一家杂货店去。这是这个国家很有特色的一种店。人们在那里可以买到阿司匹林，也可以就餐。”

“为了避免变成疯子，您白天在博物馆里做些什么呢？”

我望着坐在长长的柜台式桌子旁快速用餐、身前有广告牌和药瓶的一排人。“我们在这儿吃什么？”我问道。

“汉堡包，这是除维也纳小香肠外老百姓的主要营养食品。肉排对普通人来说太贵。”

“我耐心等待着夜幕降临。当然我利用各种方法，使自己免于时时刻刻想到自己所处的险境。要是老是想它，我很快就会发疯。当然我为此也已经有了一些锻炼，我在流亡中度过了几年，光在德国就逃亡了一年。我避免自己去想做过哪件错事。懊悔腐蚀人的灵魂比盐酸还要彻底——懊悔只是和平时期的东西。我反复温习我的法语，给自己安排了无数节辅导课。后来我开始夜间在博物馆的各个大厅里逛来逛去，观看画儿并把它们记在脑海里。不久我对所有的画都很熟悉。此后我开始在我小室的白昼的黑暗中想像这些画。我很有系统性地想像，一幅幅地想像，当然并非毫无选择，我经常用许多个白昼来想像一幅油画。其间我产生过绝望，可我又从头开始。若是我一般地观看画儿，那么绝望的情绪还要多得多。通过一种训练记忆力的方式，我得到了改善自己情绪的机会。我不再对着墙壁撞击，我上了一个台阶。您听懂这意思吗？”

“您始终在运动中，”梅利科夫说，“而您有个目标，它保护着您。”

“有一个夏天，我和塞尚<sup>①</sup>与德加<sup>②</sup>的几幅画生活在一起。当然都是幻想图画和幻想比较。尽管是比较，但这也成了一种挑战。我回忆色彩和构图，但在大白天我却从未看到过色彩。我回忆和比较塞尚画的月光和德加画的黑夜以及它们浓淡明暗和阴影的值。后来我在图书馆里找到了艺术书籍。我蹲在外窗台下研究起来。那是一个幽灵的世界，但总归是一个世界。”

---

① 塞尚(1839—1906)，法国画家，为后期印象派代表人物。

② 德加(1834—1917)，法国画家，早年倾向于古典绘画，后倾向于印象派。

“博物馆没有人看守吗？”

“只有白天有人看守，晚上它锁起来，这就是我的幸运。”

“同时是给您送食物的人的不幸。”

我凝视着梅利科夫。“同时是把我藏起来的那个人的不幸。”我心平气和地回答。我注意到他说这话完全是出于好意；他并非想训斥我。他说的是事实，不是什么别的。

“您开始时不能非法地去当洗碗工赚得您的生活费，”他说，“这是幻想者的胡作非为，而且自从有了工会，这也成了过去。您挨饿而又不会饿死可以活多长时间？”

“不长。这顿饭花多少钱？”

“一个半美元。自从战争开始后，这儿所有的东西都贵了。”

“战争？”我说，“可是这儿没有战争！”

“有！”梅利科夫反驳道，“又一次算您走运，现在需要人。没有失业的人了。您可以比较容易地找到事情干。”

“两个月后我必须离开这里。”

梅利科夫哈哈大笑，闭起他的小眼睛。“美国大得很。而现在又在打仗，您走运。您的出生地在哪里？”

“按我的护照上写的是汉堡，其实我生在汉诺威。”

“人家不会因为你的出生地不对而驱逐您，但可能会把您关进拘留营。”

我耸耸肩。“在法国，我在一个拘留营里呆过。”

“逃出来了？”

“不如说有一天我走掉了。在法国人打了败仗时，我在一片混乱中走掉了。”

梅利科夫点点头。“我也到过法国。那是在取得胜利后的一片混乱中到过那儿，从理论上讲那是一次胜利。在一九一八年，我从俄国出发，途经芬兰和德国，到了法国，当时出现了小规模民族迁移的第一个浪潮。您不认为我们现在需要点伏特加吗？”

“我已经养成不喝烧酒的习惯了，”我解释道，“有几次我一喝酒，就过分自信，有两次酿成可怕的结局——和虱子、跳蚤、寄生虫、老鼠等有害小动物一起坐牢。”

“在西班牙？”

“是在北非。”

“尽管如此，让我们第三次试试吧。这里的监狱干干净净。我旅馆里有伏特加。这儿什么也搞不到。”

“您是个幻想者吗？”梅利科夫问道。

“不经常是。警察抓幻想者比抓别的人容易些。”

“这方面的事，您有几个月无须去想。”

“这是真的。我对此还不习惯。”

我跟着梅利科夫到他的旅馆去，但是我在那里没呆多久。我什么也不想喝，也不想在那里坐在破旧的丝绒沙发里，况且梅利科夫的房间太小。我还想再出去走走。他们把我关得够久了。艾利斯岛也是一个监狱，虽然是个舒适的监狱。梅利科夫说我以后的两个月用不着怕警察，这话还记在我脑海里。这是段非常长的时间。“我还可以出去多久？”我问道。

“您要多久就多久。”

“您什么时候睡觉？”

梅利科夫随随便便做了个手势。“明天清晨前。我现在要做事。您想找个女人吗？在纽约找女人不像在巴黎那么容易，而且更危险些。”

“不。我还想到处跑跑。”

“您在这儿旅馆里找个女人较容易。”

“我不需要。”

“总要有一个。”

“不是今天。”

“您的确是个幻想者。”梅利科夫说道，“请您记住这条街的号